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碑誌不書名

碑誌之作本孝子慈孫欲以稱揚其父祖之功德播之當時而垂之後世當直存其名字無所避隱然東漢諸銘載其先代多只書官如淳于長夏承碑云東萊府君之孫大尉掾之中子右中郎將之弟李翊碑云牂柯太守曾孫謁孫從事君元子之類是也自唐及本朝名人文集所志往往只稱君諱其字甚至於記序之文亦然

王荊公為多殆與求文揚名之旨為不相契東
坡先生送路都曹詩首言垂崖公在蜀有録事
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遂求去以詩留別所謂
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者公驚謝
之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吾不知因留而慰
薦之坡幼時聞父老言恨不問其姓名及守潁
州而都曹路君以小疾求致仕誦此語留之不
可乃乘前人意作詩送之其詩大略云結髮空
百戰市人看先封誰能搔白首抱關望夕烽則
路君之賢而不遇可知矣然亦不書其名使之
少獲表見又為可惜也

漢文帝不用兵

史記律書云高祖厭苦軍事偃武休息孝文即
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擁兵阻阸選嬬
觀望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逆黨以一封疆孝文
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吕氏之亂誤居正
位常戰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
頗動亦耗病謂百姓遠方何令匈奴内侵邊吏

無功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為動心傷痛無
日忘之頃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北陲為
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得息肩
於田畝天下富盛粟至十餘錢予謂孝文之仁
德如此與武帝黷武窮兵為霄壤不侔矣然班
史略不及此事資治通鑑亦不編入使其事不
甚暴白惜哉

帝王諱名

帝王諱名自周世始有此制然只避之於本廟
中耳克昌厥後駿發爾私成王時所作詩昌發
不為文武諱也宣王名誦而吉甫作誦之句正
在其時厲王名胡而胡為毖蜴胡然厲矣之句
在其孫幽王時小國曰胡亦自若也襄王名鄭
而鄭不改封至於出居其國使者告于秦晉曰
鄙在鄭地受晉文公朝而鄭伯傳王唯秦始皇
以父莊襄王名楚稱楚曰荊其名曰政自避
其嫌以正月為一月蓋已非周禮矣漢代所謂
邦之字曰國盈之字曰滿徹之字曰通雖但諱

本字而吏民犯者有刑唐大宗名世民在位之
日不偏諱故戴冑唐俊為民部尚書虞世南李
世勣在朝至于高宗始改民部為户部世勣但
為勣諱公諱辨云今上書及詔不聞諱澀勢秉
饑惟官官宮妾乃不敢言喻此機以為觸犯此
數者皆其先世嫌名也
本朝尚文之習大盛故禮官討論每欲其多廟
諱遂有五十字者舉場試卷小涉疑似士人輒
不敢用一或犯之往往暗行黜落方州科舉尤
甚此風殆不可革然
太祖諱下字内有从木从匀者廣韻於進字中
亦收張魏公以名其子而音為進
太宗諱字内有从耳从火者又有梗音令為入
姓如故
高宗諱内从勹从口者亦然
貞宗諱从小从亘音胡登切若缺其下畫則為
恒遂并恒字不敢用而易為常矣
家諱中字

士大夫除官於官稱及州府曹局名犯家諱者聽回避此常行之法也李燾仁甫之父名中當贈中奉大夫仁甫請於朝謂當告家廟與自身不同乞用元豐以前官制贈光禄卿丞相頗欲許之予在西垣聞其説為諸公言今一變成式則他日贈中大夫必為祕書監贈太中大夫必為諫議矣決不可行遂止李愿為江東提刑以父名中所部遂呼為通議蓋近世率妄稱太中也李自稱只以本秩曰朝散黄通老資政之子為臨安通判府中亦稱為通議而受之自如

記張元事

自古夷狄之臣來入中國者必為人用由余入秦穆公以霸金日磾仕漢脱武帝五柞之厄唐世尤多執失思力阿史那社爾李臨淮高仙芝渾瑊李懷光跋跌朱耶克用皆立大功名不可殫紀然亦在朝廷所以御之否則為郭藥師矣儻使中國英儁翻致力於異域忌壯士以資敵國者固亦多有賈季在狄晉六卿以為難

日至亘温不能留王猛使為符堅用唐莊宗不
能知韓延徽使為阿保機用皆是也西夏曩霄
之叛其謀皆出於華州士人張元與吴昊而其
事本末
國史不書比得田畫承君集實紀其事云張元
吴昊姚嗣宗皆關中人負氣倜儻有縱横才相
與交善嘗薄遊塞上觀覘山川風俗有経略西
鄙意姚題詩崆峒山寺壁在兩界間云南粤干
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轟天崆峒山叟笑無語
飽聽松聲春晝眠范文正公巡邊見之大驚又
有踏破賀蘭石掃清西海塵之句張為鸚鵡詩
卒章曰好著金籠收拾取莫教飛去別人家吴
亦有詩將謁韓范二帥恥自屈不肯往乃囘大
石刻詩其上使莊夫拽之於通衢三人從後哭
之欲以鼓動二帥既而果召與相見躊躇躡屣用
間張吴俓走西夏范公以急騎追之不及乃表
姚入幕府張吴既至夏國夏人倚為謀主以抗
朝廷連兵十餘年西方至為疲弊職此二人為

之時二人家屬羈縻隨州聞使諜者矯中國詔
釋之人未有知者後乃聞西入臨境作樂迎此
二家而去自是邊帥始待士矣姚又有述懷詩
曰大開雙白眼只見一青天張有雪詩曰五丁
仗劒決雲霓直取銀河下帝畿戰死玉龍三十
萬敗鱗風卷滿天飛吳詩獨不傳觀此數聯可
想見其人非池中物也承君所記如此予謂張
吳在夏國然後舉事不應韓范作帥曰尚猶在
關中豈非記其歲時先後不審乎姚張詩筆談

諸書頗亦紀載張吳之名正與羌酋二字同蓋
非偶然也

宮室土木

秦始皇作阿房宮寫蜀荊地材至關中役徒七
十萬人隋煬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
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為輪則戞摩火出乃鑄
鐵為轂行一二里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轂隨
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
用數十萬功大中祥符間姦佞之臣罔

貞宗以符瑞大興土木之役以為道宮玉清昭
應之建丁謂為修宮使凡役工日至三四萬所
用有秦隴岐同之松嵐石汾陰之栢潭衡道永
鼎吉之梌柟櫧温台衢吉之檮永灃處之槻樟
潭柳明越之杉鄭淄之青石衡州之碧石萊州
之白石絳州之班石吳越之奇石洛水之石邠
宜聖庫之銀珠桂州之丹砂河南之赭土衢州
之朱土梓信之石青石緑磁相之黛秦階之雌
黃廣州之藤黃孟澤之槐華號州之鈆丹信州

之土黃河南之胡粉衡州之白堊鄆州之蚌粉
兗澤之墨歸歙之漆萊蕪興國之鐵其木石皆
遣所在官部兵民入山谷伐取又於京師置局
化銅為鍮冶金薄鍜鐵以給用凡東西三百一
十步南北百四十三步地多黑土疏惡於京東
北取良土易之自三尺至一丈有六等起二年
四月至七年十一月宮成總二千六百一十區
不及二十年天火一夕焚爇但存一殿是時役
徧天下而至尊無窮兵黷武聲色苑囿嚴刑峻

法之舉故民間樂從無一違命視秦隋二代萬
萬不侔矣然一時賢纖之士猶為盛世惜之
國史志載其事欲以為奏然不若掩之之為愈
也沈括筆談云温州雁蕩山前世人所不見故
謝靈運為太守未嘗游歷因昭應宮采木深入
窮山此境始露於外他可知矣

歲月日風雷雄雌

虞喜天文論漢太初曆十一月甲子夜半冬至
云歲雄在關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觜
曰雄在子又云甲歲雄也畢月雄也陬月雌也
大氏以十干為歲陽故謂之雄十二支為歲陰
故謂之雌但畢觜為月雄雌不可曉今之言陰
陽者未嘗用雄雌二字也郎顗傳引易雌雄秘
歷今亡此書宋玉風賦有雄風雌風之說況約
有雌霓連蜷之句春秋元命包曰陰陽合而為
雷師曠占曰春雷始起其音格格其霹靂者所
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音不大霹靂者所謂
雌雷水氣也見法苑珠林子家有故書一種曰

孝經雌雄圖云出京房易傳亦曰星占相書也

東坡三詩

東坡初赴惠州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山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為關石泉鮮娛客琴筑鳴空山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栖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江邊有微行結曲背城市平湖春草合步到栖禪寺堂空不見人先穉掩關睡所營在一食食已寧復事容行豈無得施子淨掃地風松獨不靜送我

作鼓吹後在儋耳作觀棊詩記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閽户晝寢獨聞棊聲云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游不逢一士誰歟棊者户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句語之妙一至於此

天文七政

尚書舜典以齊七政孔安國本注謂日月五星也而馬融云七政者北斗七星各有所主第一主日第二主月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

煞土謂填星也第五曰代水謂辰星也第六曰危木謂歲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曰七政尚書大傳一說又以為七政者謂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為政也人道政而萬事順成三說不同然不若孔氏之明白也

符讀書城南

符讀書城南一章韓文公以訓其子使之腹有詩書致力於學其意美矣然所謂一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犂鋤等語乃是顓覬富貴為可議也杜牧之寄小姪阿宜詩亦云朝廷用文治大開官職塲頋爾出門去取官如驅羊其意與韓類也予向為陳鑄作城南堂記亦及此意云

致仕官上壽

范蜀公自翰林學士以本官户部侍郎致仕仍居京師

同天節乞隨班上壽許之遂著為令韓康公元

祐二年以司空致仕
太皇太后受冊乞隨班稱賀而降詔免赴二者
不同如此

五經字義相反

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遂之
與潰皆美惡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相反如
亂臣十人亂越我家惟以亂民亂為四方新辟
亂為四輔厥亂明我新造邦丕乃俾亂之類以
亂訓治也安擾邦國擾而殺擾龍六擾之類以
擾訓順也荒度土功遂荒大東大王荒之葛藟
荒之之類以荒訓定也無聲無臭胡臭亶時其
臭羶臭陰達于淵泉之類以臭訓香也是用不
潰于成草不潰茂之類以潰訓遂也鄭康成箋
毛詩潰成與毛公皆釋為遂至於潰茂則以為
潰當作彙彙茂貌也自為異同如此

鎮星為福

世之伎術以五星論命者大率以火土為惡故
有晝忌火星夜忌土星之語土鎮星也行遲每至

一宮則二歲四月乃去以故為災最久然以國家論之則不然符堅欲南伐歲鎮守斗識者以為不利史記天官書云五潢五帝居舍火入旱金兵水水宋均曰不言木土者德星不為害也又云五星犯北落軍起火金水尤甚木土軍吉又云鎮星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已去而復還居之其國得土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土其居久其國福厚其居易（輕速也）福薄如此則鎮星乃為大福德與木無異豈非

國家休祥所係非民庶可得侔邪

東坡引用史傳

東坡先生作文引用史傳必祥述本末有至百餘字者蓋欲使讀者一覽而得之不待復尋繹書策也如勤上人詩集敘引翟公罷廷尉賓客反覆事鼎君成詩集敘引李郃漢中以星知二使者事上富丞相書引左使倚相美衛武公事荅李琮書引李固論發兵討交趾事與朱鄂州書引王濬活巴人生子事蓋公堂記引曹參治

齊事滕縣公堂記引徐公事温公碑引慕容紹
宗李勣事窓州通州判題名記引羊叔子鄒湛
事荔枝歎詩引唐羌言荔枝事是也

兩莫愁

莫愁者鄖州石城人今鄖有莫愁村畫工傳其
貌好事者多寫寄四遠唐書樂志曰莫愁樂者
出於石城樂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古詞
曰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
莫愁来者是也李義山詩曰海外徒聞更九州

他生未卜此生休空傳虎旅鳴宵拆無復雞人
送曉籌此曰六軍同駐馬他時七夕笑牽牛如
何四紀為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此莫愁者洛
陽人梁武帝河中之歌曰河中之水向東流洛
陽女兒名莫愁莫愁十三能織綺十四采桑南
陌頭十五嫁為盧家　十六生兒似阿侯盧家
蘭室桂為梁中有鬱金蘇合香頭上金釵十二
行足下絲履五文章珊瑚挂鏡爛生光平頭奴
子擎履箱人生富貴何所望恨不早嫁東家王

者是也盧氏之盛如此所云不早嫁東家王莫
詳其義近世周美成樂府西河一闋專詠金陵
所云莫愁艇子曾繫之語豈非誤指石頭城為
石城乎

何公橋詩

英州小市江水貫其中舊架木作橋每不過數
年輒為湍潦所壞郡守建安何智甫始疊石為
之方成而東坡還自海外何求文以紀坡作四
言詩一首凡五十六句今載於後集第八卷所
謂天壤之間水居其多人之往来如鷁在河是
也予侍親居英與僧希賜游南山步過橋上讀
詩碑希賜云眞本藏于何氏此有石刻經黨禁
亦不存今以板刻之乃希賜所書也賜因言何
公初請紀坡為賦此詩既大書矣而未遣送郡
候兵執役者見之以告何何又來謁坡曰軾未
到橋所難以想像落筆何卽命具食拉坡偕往
坡曰使君是地主宜先升車何謝不敢乃竝轎
而行既至坡曰至湛作詩晚當奉戒抵暮送與

之蓋詩中云我来與公同載而出讙呼塡道抱
其馬足故歎同行以卬此語耳坡公作詩時建
中靖國元年辛巳予聞希賜語時紹興十七年
丁卯相去四十六年今追憶前事乃紹熙五年
甲寅又四十七年矣

女

眄恭秋娘三女

白樂天鶯子樓詩序云徐州故張尚書有愛妓曰眄眄善歌舞雅多風態尚書既歿彭城有舊第第中有小樓名鶯子眄眄念舊愛而不嫁居是樓十餘年幽獨堀然白公嘗識之感舊游作三絶句首章云滿窓明月滿簾霜被冷燈殘拂卧牀鶯子樓中霜月苦秋来只為一人長未章云今春有客洛陽回曾到尚

書家上來見說白楊堪作柱爭教紅粉不成灰讀者傷惻劉夢得聞泰娘歌云泰娘本常州刺史張懋所得懋謫居武陵而卒泰娘無所歸地荒且遠無有能知其容與藝者故曰抱樂器而哭劉公為歌其事云繁華一旦有消歇題劍無光履聲絶蘄州刺史張公子白馬新到銅駝里自言買笑擲黃金月墮雲中從此始山城少人江水碧斷鴈哀絃風雨夕朱弦已絶為知音雲賓未秋私自惜舉目風煙非舊時夢尋歸路多參差如何將此千行淚更灑湘江斑竹枝杜牧之張好好詩云牧佐故吏部沈公在江西幕好好年十三以善歌来樂籍中隨公移置宣城後為沈著作所納見之於洛陽東城感舊傷懷題詩以贈曰君為豫章姝十三纔有餘主公再三歎謂言天下無自此每相見三日已為疎身外任塵

土尊前極懽娛飄然集仙客載以紫雲車爾
来未幾歲散盡高陽徒洛城重相見綽綽為
當爐朋遊今在否落拓更能無門館慟哭後
水雲秋景初洒盡滿襟淚短歌聊一書予謂
婦人女子華落色衰至於失主無依如此多
矣是三人者特見紀於英辭鴻筆故名傳到
今況於士君子終身不遇而與草木俱腐者
可勝歎哉然睒睒節義非泰娘好好可及也

顏魯公祠堂詩

予家藏雲林繪監冊有顏魯公畫象徐師川
題詩曰公生開元間壯及天寶亂捐軀范陽
胡竟死蔡州叛其賢似魏證天下非正觀四
帝數十年一身逢百難少時讀書史此事心
已斷老来鬢髮衰慨歎功名晚嗟哉忠義途
捷去不可緩初無當年悲只令後世歎一朝
絶霖雨南畝常亢旱小夫計雖得斯民蓋塗
炭長歌詠君節千載勇夫悚敬書子張紳庶
幾古人半師川以詩鳴江西然此篇不為工

嘗記李德遠舉似童敏德游湖州題公祠堂長句曰挂帆一縱疾於鳥長興夜發吳興曉杖藜上訪魯公祠一見目明心皦皦未說邦人懷使君且為前古惜忠臣德宗更用盧杞相出當斯世誠艱辛生逆龍鱗死虎口要與渠手乃知成仁或殺身保身不必皆哲人此公安得世復有洗空凡馬須騏驎童之詩語意皆超拔亦臨川人而終身不得仕為可惜

也

閔子不名

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幷對其人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回曰雍唯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指名昔賢謂論語出於曾子有子之門人予意亦出於閔氏觀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貢子路不同則可見矣

曾晳待子不慈

傳紀所載曾晳待其子參不慈至云因鉏菜誤傷瓜以大杖擊之仆地孔子謂參不能如虞舜小杖則受大杖則避以為陷父於不義戒門人曰參来勿内子切疑無此事殆戰國時學者妄為之辭且魯晳與子路冉有公西華侍坐有浴乎沂風乎舞雩之言涵泳聖教有超然獨見之妙於四人之中獨蒙吾與之褒則其為人之賢可知矣有子如此而幾冥之死地庸人且猶不忍而謂晳為之乎孟子稱曾子養曾晳酒肉必有養志未嘗有此等語也

具圓復詩

吳僧法具字圓復有能詩聲予乃紀之於夷堅志中殊為不類比於福州僧智恢處見其詩藁一紙字體効王荊公其送僧一篇云灘聲嘈嘈雜雨聲舍址舍南春水平拄杖穿花出門去五湖風浪白鷗輕送翁士特云朝入羊腸暮鹿頭十三官驛是荊州具車秣馬曉將發寒燼燒殘語未休竹軒云老竹排簷誰

手種三日未斜寒翠重六月散髮葉底眼冷
雨斜風頻入夢冬洞峰木雪縞盧落眼青青
却笑渠花時吹笋排林上吳州還見竹溪圖
和子蒼三馬圖云從来畫馬稱神妙至今只
說江都王將軍曹霸實季仲沙苑丞相猶諸
郎龍眠居士善畫馬獨與二字子遥相望兩
馬駢立眞驌驦霜一馬脫去仍騰驤浣花老人
今已亡嗚呼三馬誰平章飽知畫肉亦畫骨
妙處不減黃無雙又一篇云燒燈過了客思
家獨立衡門數瞑鴉燕子未歸梅落盡小窓
明月屬梨花皆可咀嚼也吳門僧惟茂住天
台山一禪利喜其旦暮見山作絶句曰四面
峰巒翠入雲一溪流水漱山根老僧只恐山
移去日午先教掩寺門甚有詩家風旨而或
者謂山若欵去豈容人掩住蓋吳人癡獃習
氣也其說可謂不知音

人當知足

予年過七十法當致仕紹熙之末以

新天子臨御未敢遽有請故玉隆滿秩只以本官職居里鄉衮趙子直不忍使絶禄粟俾之因任方用贅食大倉為愧而親朋謂予爵位不逮二兄以為耿耿予誦白樂天初授拾遺詩以語之曰奉詔登左掖束帶參朝議何言初命卑且脫風塵吏杜甫陳子昂才名括天地當時非不遇尚無過斯位其安分知足之意終身不渝因略考

國朝以来名卿偉人負一時重望而不隮大用者如王黃州禹稱楊文公億李章武宗諤張乖崖詠孫宣公奭晁少保迥劉子儀筠宋景文祁范蜀公鎮鄭毅夫獬滕元發甫東坡先生范淳父祖禹曾子開肇彭器資汝礪劉原甫敞蔡君謨襄孫莘老覺近世汪彥章藻孫仲益覿諸公皆不過尚書學士或中年即世或遷謫流落或無田以食或無宅以居況若我忠宣公者尚忍言之則予之忝竊亦已多矣

淵明孤松

淵明詩文率皆紀實雖寓興花竹間亦然歸去来辭云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旋其飲酒詩二十首中一篇云青松在東園衆草没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所謂孤松者是已此意蓋以自況也

饒州刺史

饒州良牧守自吳至今以政績著者有九賢郡圖立祠以事此外知名者蓋鮮白樂天集有吳府君碑云君諱冊字真存以進士第入官讀書數千卷著文數萬言生四五歲所作戲輒象道家法事既冠喜道書奉真録每專氣入靜不粒食者數歲飄然有出世心既壯在家為長屬有三幼弟八雅姪不忍見其饑寒慨然有干禄意求名得名家無長物澹乎自處與天和始終享壽命八十二歲無室家累無子孫憂終于饒州官次大略如此吳君

在饒雖無遺事可紀以其邦君之故姑志於
書吳為人清淨恬寂所謂達士然年過八十
尚領郡符又非為妻子計者良不可曉唐之
治不播棄黎老故其居職不自以為過云

紫極觀鍾

饒州紫極觀有唐鍾一口刑製清堅非近世
工鑄可比刻銘其上曰天寶九載歲次庚寅
二月庚申朔十五日癸酉造通直郎前監察
御史貶樂平員外尉李遜年銘前鄉貢進士
薛彥偉述序給事郎行參軍趙從一書中大
夫使侍節鄱陽郡諸軍事檢校鄱陽郡太守
天水郡開國公上官經野妻扶風郡君竇氏
奉為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應道皇帝敬
造洪鍾一口其後列録事參軍司功司法司
士參軍各一人司户參軍二人參軍三人錄
事鄱陽縣令一人尉二人又專檢校官
鄱陽縣丞宋守靜專檢校内供奉道士王朝
隱又道士七人銘文亦雅潔字畫不俗但月

朔庚申則癸酉日當是十四日鐫之金石而
誤如此浮洲開福院亦有吳武義年一鍾然
非此比也

兼中書令盡

紹熙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宣麻制除
嗣秀王伯圭兼中書令此官久不除學士大
夫多不知本末至或疑為當入都堂治事郎
報至外郡尤所不曉邁考之典故侍中中書
令為兩省長官自唐以來居真宰相之位而
中令在侍中上肅宗以後始以處大將故郭
子儀僕固懷恩朱泚李晟韓弘皆為之其在
京則入政事堂然不預國事懿僖昭之時負
浸多率由平章事遷兼侍中繼兼中書令又
遷守中書令三者均稱使相皆大勑繫銜而
下書使字五代尤多
國朝創業之初尚仍舊實於是吳越國王錢
俶天雄節度符彥卿雄武王景武寧郭從義
保大武行德成德郭崇昭義李均淮南李重

進永興李洪義鳳翔王彦超定難李彝興荊
南高保融武平周行逢武寧王晏武勝侯章
歸義曹元忠十五人同時兼中書令
大宗朝唯除石守信而趙普以故相拜
眞宗但以處親王嘉祐末除宗室東平王允
弼襄陽王允良元豐中除曹佾與允弼允良
相去七十八年爵秩固存沉括筆談謂有司
以佾新命言自来不曾有活中書令請俸則
例蓋妄也官制行改三使相竝為開府儀同
三司元祐以後不復有之雖崇觀政宣輕用
名器且改為左輔右弼然蔡京三為公相亦
不敢居乾道中詔於録黄及告命内除去侍
中中書令遂廢此官今當先降指揮復置則
於事體尤愜當也嗣王終不敢當於是寢前
命而賜賛拜不名

作文字要點檢

作文字不問工拙小大要之不可不著意點
檢若一失事體雖遣詞超卓亦云未然前輩

宗工亦有所不免歐陽公作
仁宗御書飛白紀云予將赴亳假道於汝陰
因得閱書于子履之室而雲章爛然輝映日
月為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
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
寶文閣之所藏也胡為乎子之室乎曰曩者
天子燕從臣于羣玉而賜以飛白予幸得預
賜惡烏有紀君上宸翰而彼此稱予且呼陸
經之字又登真觀

御書閣記言
大宗飛帛亦自稱予外制集序歷道慶曆更
用大臣稱呂夷簡夏竦韓琦范冲淹富弼皆
斥姓名而曰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又曰予時
掌誥命又曰予方與脩
祖宗故事凡稱予者七束坡則不然為王誨
亦作此記其語云故太子少傅安簡王公諱
舉正臣不及見其人矣云云是之謂知體
侍從兩制

國朝官稱謂大學士至待制為侍從謂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為兩制言其掌行內外制也舍人官未至者則云知制誥故稱美之為三字謂尚書侍郎為六部長貳謂散騎常侍給事中為東諫議為大兩省其名稱如此今盡以在京職事官自尚書至權侍郎及學士待制均為侍從蓋相承不深考耳予家藏王沿春秋通義一書至和元年鄧州繳進二年有旨送兩制看詳於是具奏者十二人皆列名銜學士七人曰學士承旨禮部侍郎楊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趙槩楊儒刑部郎中胡宿吏部郎中歐陽脩起居舍人呂溱禮部郎中王洙知制誥五人曰起居舍人王珪右司諫賈黯兵部員外郎韓絳起居舍人吳奎右正言劉敞而他官弗預此可見也翰林本以六員為額劉沆作相典領溫成后喪事以王洙同其越禮建明於是員外用之嘗為一時言者以論正此時云

片言解禍

自古將相大臣遭罹譖毀觸君之怒墮身於危棘將死之域而以一人片言轉禍為福蓋投機中的使聞之者曉然易寤然非遭值明主不能也蕭何為民請上林苑中空地高祖大怒以為多受賈人財物下何廷尉械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時相國守關中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乎上不懌即日赦出何絳侯周勃兔相就國人上書告勃欵反廷尉逮捕勃治之薄太后謂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兵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即赦勃此二者可謂至危不容救而於立談間見効如此蕭望之受遺輔政為許史恭顯所嫉奏望之與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元帝不省為下獄也可其奏已而悟其非令出視事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免為

庶人高祖文帝之明而受言元帝之昏而遂非於是可見

忠言嘉謨

楊子法言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謂之忠謨合皐陶謂之嘉如子雲之說則言之與謨忠之與嘉分而為二傳注者皆未嘗為之辭然則稷契不能嘉謨皐陶不能忠言乎三聖賢遺語可傳於後世者唯虞書存五篇之中皐陶矢莫多矣稷與契初無一話一言可考不知子雲何以立此論乎不若魏鄭公但云良臣稷契皐陶乃為通論

免直學士院

慶元元年正月一日鄭湜以起居郎直學士院二月二十三日趙汝遇罷相制乃湜所草議者指為褒詞太過二十五日有旨免兼直院或以為故事所無案熈寧初王益柔以知制誥兼直學士院嘗奏中書熟狀加董氊階官之誤宰相怒其不申堂用他事罷其兼直

已而遷龍圖閣直學士湜亦以罷直求去不
許越三月而遷權刑部侍郎甚相類也

大賢之後

杜詩云大賢之後竟陵遲蕩蕩古今同一體
乃贈狄梁公曾孫者至云飄泊岷漢干謁王
侯則其衰徵可知矣近見餘干寓客李氏子
云

本朝三李相文正公昉文靖公沆文定公迪
皆一時名宰子孫亦相繼達宦然數世之後
益為蕭條又經
南渡之厄今三裔竝居餘干無一人在仕版
文定濮州之族今有居越者雖曰不顯猶簪
纓僅傳而文正文靖無聞可為太息

鍾鼎銘識

三代鍾鼎彝器存於今者其間款識唯眉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之語差可辨認餘皆泛昧不可讀談者以為古文質朴固如此予切有疑焉商周文章見於詩書三盤五誥雖詰曲聱牙尚可精求其義它皆坦然明白如與人言自武王冊書諸銘外其見於經傳者如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讒鼎

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怠正考父鼎銘曰
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
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㮚氏量
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極嘉量既成以觀四
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祭射侯辭曰惟若寧
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
女衛禮至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孔悝
鼎銘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大廟公曰叔舅乃
祖莊叔左右成公成公乃命莊叔隨難于漢

陽卽宮于宗周奔走無射啓若獻宮公獻公乃
命成叔纂乃祖服乃考文叔興舊嗜欲作率
慶士躬恤衛國其勤公家夙夜不解民咸曰
休哉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悝拜稽
首曰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鼎彝扶風
美陽鼎銘曰王命尸臣官此栒邑賜爾旂鸞
黼黻琱戈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丕
顯休命此諸銘未嘗不粲然何為傳於今者
艱澁無緒乃爾漢去周未遠武宣以來郡國

每獲一鼎至於薦告宗廟羣臣上壽實憲出征南單于遺以古鼎容五斗其銘曰仲山甫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憲乃上之蓋以其難得故也今世去漢千年而器寶之出不可勝計又為不可曉已武帝獲汾陰雎上鼎無款識而備禮迎享宣帝獲美陽鼎下羣臣議張敞乃以有款識之故絀之又何也

犧尊彖尊

周禮司尊彝祼用雞彝鳥彝其朝獻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彖尊漢儒注曰雞彝鳥彝謂刻而畫之為雞鳳凰之形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彖尊以彖鳳凰或曰以彖骨飾尊又云獻音娑有婆娑之義惟王肅云犧彖二尊竝全牛彖之形而鑿背為尊陸德明釋周禮獻尊之獻音素何反而於左氏傳犧彖不出門釋犧為許宜反又素何反予案今世所存故物宣和博古圖所寫犧尊純為牛形彖尊純為彖形而尊在背正合王肅之說然則犧

字只當讀如本音鄭司農諸人所云殊與古
製不類則知自所未覩而臆為之說者何止
此哉又今所用爵除太常禮器之外郡縣至
以木刻一雀別置杯於背以承酒不復有兩
柱三足隻耳侈口之狀向在福州見之尤為
可笑也

再書博古圖

予昔年因得漢匜讀博古圖嘗載其序述可
笑者數事於隨筆近復盡觀之其繆妄不可
殫舉當政和宣和間蔡京為政禁士大夫不
得讀史而春秋三傳真東高閣故其所引用
絶為乖盾今一切記之於下以示好事君子
與我同志者商之癸鼎只一癸字釋之曰湯
之父主癸也父癸尊之說亦然至父癸匜則
又以為齊癸公之子乙鼎銘有乙毛兩字釋
之曰商有天乙祖乙小乙武乙太丁之子乙
今銘乙則太丁之子也父已鼎曰父已者雍
已也繼雍已者乃其弟太戊豈非繼其後者

乃為之子邪至父已尊則盍云雍已之子太
戊為其父作予案以十干為名商人無貴賤
皆同而必以為君所謂癸即父癸已即雍已
是六七百年中更無一人同之者矣商公非
鼎銘只一字曰非釋之曰擾史記有非子者
為周孝王主馬其去商遠甚惟公劉五世孫
曰公非考其時當為公非也夫以一非字而
必強推古人以證之可謂無理周益鼎曰春
秋文公六年有梁氏益昭公六年有文公益

蓋不曾讀毛詩也周毀敦曰銘云伯和父和
者衛武公也武公平戎有功故周平王命之
為公予案一時列國雖子男之微未有不稱
公者安得平王獨命衛武之事周慧季鬲曰
慧與惠通春秋有惠伯惠叔虢姜敦有惠仲
而此鬲銘之為惠季豈非惠為氏而伯仲叔
季者乃其序也予案惠伯惠叔正與莊伯戴
伯平仲敬仲武叔穆叔成季相類皆上為謚
而下為字烏得以為氏哉齊侯鎛鐘銘云咸

有九州處禹之都釋之曰齊之封域有臨淄東萊北海高密膠東泰山樂安濟南平原蓋九州也予案銘語正謂禹九州耳今所指言郡名周世未有豈得便以為州乎宋公誙鍾釋之曰宋自微子有國銘云宋公成之誙鍾釋之曰宋自微子有國二十世而有共公固成又一世而有平公成又七世而有剔公成未知孰是予案宋共公名史記以為瑕春秋以為固初無曰固成者且父既名成而其子復名之可乎剔成君為

未知孰是予案左傳文八年所紀乃梁益耳而杞文公名益姑周絲駒父鼎曰左傳有駒伯為郤克軍佐駒其姓也此曰駒父其同駒之子是時郤氏三卿錡曰駒伯犨曰苦成叔至曰溫季皆其食采邑名耳豈得以為姓哉叔夜鼎曰考諸前代叔液之名不見於經傳惟周八士有叔夜豈其族歟夫伯仲叔季為兄弟之稱古人皆然而必指為叔夜之族是

以叔為氏也周州卣曰州出於耒國後以州
為氏在晉則大夫州綽在衛則大夫州吁其
為氏則一耳予案耒國之名無所著見而州
吁乃衛公子正不讀春秋豈不知衛詩國風
乎遂以為氏尤可哂也周高克尊曰高克者
不見於它傳雖周末衛文公時有高克將兵
疑克者迺斯人蓋衛物也予案元銘文但云
伯克初無高字高克鄭清人之詩兒童能誦
之乃以為衛文公時又言周末此書局學士

四朝史天文志云元祐八年十月戊申星出
東壁西慢流至羽林軍没主擢用文士賢臣
在位紹聖元年二月丙午星出壁東慢流入
濁没主天下文章士登用賢臣在位元符元
年六月癸巳星出室至壁東没主文士入國
賢臣用二年二月癸卯星出靈臺北行至軒
轅没主賢臣在位天子有子孫之喜案是時
宣仁上仙國是丕變一時正人以次竄斥章
子厚在相位蔡卞輔之所謂四星之占豈不

可笑也子孫之說蓋陰諂
劉后云
政和宮室土木之盛如漢武之甘泉建
章陳後主之臨春結綺隋煬帝之洛陽江都
唐明皇之華清建昌已載史冊
國朝祥符中姦臣導諛為玉清昭應會靈祥
源諸宮議者固以崇侈勞費為戒然未有若
政和蔡京所為也京既固位竊國政招大璫

弟堰所逐亦非名成也周雲雷磬曰春秋魯
饑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于齊案經所書但云
臧孫辰告糴于齊左傳亦無玉磬之說漢定
陶鼎曰漢初有天下以定陶之地封彭越為
梁王越既叛命乃以封高祖之子恢是為定
陶共王予案恢正封梁王後徙趙所謂定陶
共王者元帝之子哀帝之父名可康者也
碌碌七字
今人用碌碌字本出老子云不欲碌碌如玉

落落如石孫愐唐韻引此句及王弼別本以
為琭琭然又為録録婦婦鹿鹿陸陸禄禄凡
七字史記毛遂云公等録録因人成事唐韻
以為婦婦漢書蕭何賛云録録未有奇節顔
師古注録録猶鹿鹿言在凡庶之中也馬援
傳今更共陸陸

占測天星

國朝星官曆翁之伎殊愧漢唐故其占測荒
茫幾於可笑偶讀

童貫楊戩賈詳藍從熙何訢五人任分其事
於是始作延福宮有穆清成平會寍眷謨凝
和崑玉羣玉七殿東邊有蕙馥報瓊蟠桃春
錦疊瓊芬芳麗玉寒香拂雲偃蓋翠葆鉛英
雲錦蘭薰摘金十五閣西邊有繁英雪香披
芳鉛華瓊華文綺絳蕚穠華緑綺瑶碧清音
秋香叢玉扶玉絳雲亦十五閣又疊石為山
建明春閣其高十一丈宴春閣廣十二丈鑿
圓池為海横四百尺縱二百六十七尺鶴莊

鹿砦孔翠諸柵蹄尾以數千計五人者各自
為制度不相沿襲爭以華靡相誇勝故名迺
福五位其後復營萬歲山艮嶽山周十餘里
最高一峯九十尺亭堂樓館不可殫記
徽宗初亦喜之已而悟其過有厭惡語由是
力役稍息靖康遭變詔取山禽水鳥十餘萬
投諸汴渠拆屋為薪翦石為砲伐竹為笆籬
大鹿數千頭悉殺之以啖衛士

僧官試鄉

唐代宗以胡僧不空為鴻臚卿開封儀同三
司予已論之矣自其後習以為常至
本朝尚爾元豐三年詳定官制所言譯經僧
官有授試光禄鴻臚卿少卿者請自今試鄉
者改賜三藏大法師試少卿者賜三藏法師
詔試鄉改賜六字法師少鄉四字竝冠以譯
經三藏久之復罷

大觀箕學

大觀中置箕學如庠序之制三年三月詔以

文宣王為先師兗鄒荊三國公配饗十哲從
祀而列自古著名箕數之人繪象於兩廊加
賜五等之爵於是中書舍人張邦昌定其名
風后大撓隸首容成箕子商高常儀鬼史區
巫咸九人封公史蘇卜徒父卜偃梓貞卜楚
丘史趙史墨裨竈榮方甘德石申鮮于妄人
耿壽昌夏侯勝京房翼奉李尋張衡周興單
颺樊英郭璞何承天宋景業蕭吉臨孝恭張
達祖沖之殷紹信都芳許遵耿詢劉焯劉炫
傳仁均王孝通瞿曇羅李淳風王希明李鼎
祚邊岡郎顗襄楷二十人封子司馬季主洛
下閎嚴君平劉徽姜岌張立建夏侯陽甄鸞
盧太翼九人封男考其所條具固有於傳記
無聞者而高下等差殊為乖謬如司馬季主
嚴君平止於男爵鮮于妄人洛下閎同定太
初曆而妄人封伯下閎封男尤可笑也十一
月又改以黃帝為先師云

夏禹鑄九鼎唯見於左傳王孫滿對楚子及
靈王欲求鼎之言其後史記乃有鼎震及淪
入于泗水之説且以秦之強暴視衰周如机
上肉何所畏而不取周亦何辭以却赧王之
亡盡以寶器入秦而獨遺此以神器如是之
重決無淪没之理泗水不在周境内使何人
般舁而往寧無一人知之以告秦邪始皇使
人没水求之不獲蓋亦為傳聞所誤三禮經
所載鍾彝名數詳矣獨未嘗一及之詩易所
書固亦可考以予揣之未必有是物也唐武
后始復置于通天宮之南不知何時而毀
國朝崇寧三年用方士魏漢津言鑄鼎四年
三月成於中太一宮之南為殿名曰九成宮
中央曰帝鼎北方曰寶鼎東北曰牡鼎東方
曰蒼鼎東南曰罔鼎南方曰彤鼎西南曰阜
鼎西方曰晶鼎西北曰魁鼎奉安之曰以蔡
京為定鼎禮儀使大觀三年又以鑄鼎之地

作寶成宮政和六年復用方士王仔昔議建
閣於
天章閣西徙鼎奉安改帝鼎為隆鼎餘八鼎
皆改焉名閣曰圓象徽調閣七年又鑄神霄
九鼎一曰太極飛雲洞玄之鼎二曰蒼壺祀
天貯醇之鼎三曰山嶽五神之鼎四曰精明
洞淵之鼎五曰天地陰陽之鼎六曰混沌之
鼎七曰浮光洞天之鼎八曰靈光晃曜鍊神
之鼎九曰蒼龜大蛇蟲魚金輪之鼎明年鼎
成寘于上清寶籙宮神霄殿遂為十八鼎繼
又詔罷九鼎新名悉復其舊今人但知有九
鼎而十八之数唯朱忠靖公秀水閒居録畧
紀之故詳載于此

四朝史志

四朝國史本紀皆遵為編脩官日所作至於
淳熙乙巳丙午又成列傳百三十五卷惟志
二百卷多出李燾之手其彙次整理殊為有
工然亦時有失點檢處蓋文書廣博於理固

然職官志云使相以待勳賢故老及宰相久次罷政者惟趙普得之明道末呂夷簡罷始復加使相其後王欽若罷日亦除遂以為例按趙普之後冦準陳堯叟王欽若皆祥符間自樞密使罷而得之欽若以天聖初再入相終於位夷簡乃在其後十餘年今言欽若用夷簡故事則非也因記新唐書所載李泌相德宗加崇文館大學士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案崔圓乃肅宗朝宰相泌之相也相去三十年反以為圓引泌為讓甚類前失也

宗室參選

吏部員多闕少今為益甚而選人當注職官簿尉輒為宗室所奪蓋以盡壓已到部人之故案宣和七年八月臣僚論祖宗時宗室無參選法至崇寧初大啓僥倖遂使任意出官又優為之法參選一日即在

闔選名次之上以天文之貴其間不為無人而膏粱之習貪淫縱恣出為民害者不少議者頗欲懲革罷百十人之私恩為億萬人之公利誠為至當若以親愛未忍姑乞與在部人通理名次從之靖康元年八月又奏云祖宗時未有宗室參部之法神宗時始選擇差注一二崇寧初立法太優宗室參選之日在本部名次之上既壓年月深遠勞効顯著之人復占名州大縣優便豐厚之處議者頗欲懲革不注郡守縣令與在部人通理名次有旨從之此二段元未嘗衝改不知何時復紊其也

元豐庫

神宗嘗憤北狄偪疆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於內帑置庫自製四言詩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

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每庫以一字

揭之儲積皆滿又別置庫賦詩二十字分揭
於上曰奕戾夕惕心妄意遵遺業顧予不武
資何日成戎捷其用志如此
國家帑藏之富可知熙寧元年以奉宸庫珠
子付河北緣邊於四榷場鬻錢銀準備買馬
其數至於二千三百四十三萬顆乾道以来
有封樁南庫所貯金銀楮券合為四千萬緡
孝宗尤所垂意入紹熙以来頗供好事之用
似聞日減於舊云

五俗字

書字有俗體一律不可復改者如沖涼況減
決五字悉以水為ン（筆陵切與冰同）雖士人札翰亦
然玉篇正收入於水部中而ン部之末亦存
之而皆注云俗乃知由来久矣唐張參五經
文字亦以為訛

三教論衡

唐德宗以誕日歲詔佛老者大論麟德殿并召給事中徐岱及趙需許孟容韋渠牟講說始三家若矛楯然卒而同歸于善帝大悅賚予有差此新書列傳所載也白樂天集有三教論衡一篇云太和元年十月皇帝降誕日奉勑召入麟德殿内道場對御三教談論略録大端第一座祕書監白居易安國寺引

駕汕門義林太清宮道士楊弘元其序曰談論之先多陳三教讚揚演說以啓談端臣學淺才微猥登講座竊以義林法師明大小乘通內外學於大衆中能師子吼臣稽先王典籍假陛下威靈發問既来敢不響荅然予觀義林所問首以毛詩稱六義論語列四科請備陳名數而已居易對以孔門之徒三千其賢者列為四科毛詩之篇三百其要者分為六義然後言六義之數四科之目十哲之名

復引佛法比方以六義可比十二部經四科可比十大弟子僧難云曾參至孝百行之先何故不列於四科居易又為辯析乃曰儒書奥義既已討論釋典微言亦宜發問然所問者不過芥子納須彌山一節而已後問道士黃庭經中養氣存神長生久視之道道士却問敬一人而千萬人悅觀其問荅旨意初非幽深微妙不可測知唐帝歲以此為謎日上儀殊為可省

國朝命僧升座祝聖蓋本於此

夫兄為公

婦人呼夫之兄為伯於書無所載予頃使金國時辟景孫弟輔行弟婦在家許齋醮及還家賽頓予為作青詞云頃因兄伯出使夫壻從行雖借用陳平傳兄伯之語而自不以為然偶憶爾雅釋親篇曰婦稱夫之兄為兄公夫之弟為叔於是改兄伯字為兄公視前所用大為不侔矣玉篇奴字音鍾注云夫之兄

也然於義訓不若前語

政和文忌

蔡京顓國以學校科舉箝制多士而為之鷹犬者又從而羽翼之士子程文一言一字稍涉疑忌必暗黜之有鮑輝鄉者言今州縣學攷試未校文學精弱先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敢取若曰休兵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清入仕之流諸如此語熙豐紹聖間試者共用不以為忌今悉絀之

所宜禁止詔可政和三年臣僚又言比者試
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為時忌而避之者如曰
大哉堯之為君君哉舜也與夫制治于未亂
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吉凶與民同
患以為哉音與災同而危亂凶悔非人樂聞
皆避今當不諱之朝豈宜有此詔禁之以二
者之言考之知當時試文無辜而坐黜者多
矣其事載於
四朝志

瞬息須史

瞬息須史頃刻皆不久之辭與釋氏一彈指
間一刹那頃之義同而釋氏分別甚備新婆
沙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
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多三十
牟呼多成一晝夜又毗曇論云一刹那者
翻為一念一怛刹翻為一瞬六十怛刹那為
一息一息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一摩睺羅
翻為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

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
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神宗待文武臣

元豐三年詔知州軍不應舉京官職官者許
通判舉之蓋諸州守臣有以小使臣為之而
通判官入京朝故許之薦舉今以小使臣守
沿邊小郡而公然薦人改官蓋有司不舉行
故事也

神宗初即位以刑部郎中劉述（今朝散大夫）久不

磨勘特命為吏部郎中（今朝請大夫）樞密院言左
藏庫副使陳昉恬靜久應磨勘不肯自言
帝曰右職若效朝士養名而奬進之則將習
以為高非便也翌日以兵部員外郎張問（今朝
請郎）十年不磨勘特遷禮部郎中（今朝奉大夫）其旌
賞駕御各自有宜此所以為綜核名實之善
政（見四朝志）

綠竹王芻

隨筆中載毛公釋綠竹王芻以為址人不見

竹故以綠竹為二物以綠為王匆愿寧初右
贊善大夫吳安度試舍人院已入等有司以
安度所賦綠竹詩皆王匆古說而直以為竹
遂黜不取富韓公為相言史記叙載淇園之
竹正衛產也安度語有據遂賜進士出身予
又記前賢所紀
仁宗時賈邊試當仁不避於師論以師為衆
謂其皆先儒訓釋特黜之蓋是時士風淳厚
論者皆不喜新奇之説非若王氏之學也

親除諫官

仁宗慶曆三年用歐陽脩余靖王素為諫官
當時名士作詩有
御筆新除三諫官之句元豐八年詔范純仁
為諫議大夫唐淑問蘇軾為司諫朱光庭范
祖禹為正言
宣仁后問宰執此五人者如何僉曰外望惟
允章子厚獨曰故事諫官皆薦諸侍從然後
大臣稟奏令詔除出中得無有近習援引乎

此門寖不可啓后曰大臣實皆言之非左右
也子孚曰大臣當明揚何為密薦由是有以
親嫌自言者呂公著以范祖禹韓縝司馬光
以范純仁子孚曰臺諫所以糾大臣之越法
者故事執政初除苟有親戚及嘗被薦引者
見為臺臣則皆他徙
今天子幼冲
太皇同聽萬幾故事不可遠光曰純仁祖禹
實宜且在諫列不可以臣故妨賢寧臣避位
子孚曰縝光公著必不私他日有懷姦當國
者例此而引其親黨恐非國之福後改除純
仁待制祖禹祖著作佐郎然此制亦不常常
恪守也

檢放災傷

水旱災傷農民陳訴郡縣不能體朝廷德意
或慮減放苗米則額外加耗之入為之有虧
故往往從窄比年以來但有因賑濟虛數而
冒賞者至於蠲租失實於民不便者未嘗小

懲宣和之世執政不能盡賢而其所施行蓋
有慰人意京西運判李祜奏房州民數百人
陳言災傷知州李悝取其為首者杖而徇之
城市以戒妄訴用此其州蠲稅不及一釐詔
李悝除名竄書官皆勒停祜又奏唐鄧州蠲
災賑乏悉如法令均房州不盡減稅致有盜
賊詔均房州守令悉罷唐鄧唐州守貳各增
一官秩百姓見憂出於
徽宗聖意而大臣能將順也

檀弓注文

檀弓上下篇皆孔門高第弟子在戰國之前
所論次其文章雄健精工雖楚漢間諸人不
能及也而鄭康成所注又特為簡當旨意出
於言外今載其兩章以示同志衛司寇惠子
之喪子游為之麻衰壯麻經注云惠子廢適
立庶為人重服以譏之文子辭曰子辱與殤
年之弟游又辱為之服敢辭子游曰禮也文
子退反哭注子游名習禮文子亦以為當然

未覺其所譏子游趨而就諸臣之位注深譏之文子又辭曰子辱與殤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敢辭子游曰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曰子辱與殤牟之弟游又辱為之服又辱臨其喪虎也敢不復位注覺所譏也子游趨而就客位注所譏行案此一事儻非著文明言殆不可曉今用五譏字詞意渙然至最後覺所譏所譏行六字尤為透徹也季孫之母死哀公吊焉曾子與子貢

吊焉閽人為君在弗內也曾子於子貢入於其廐而脩容焉子貢先入閽人曰鄉者已告矣注既不敢止以言下之曾子後入閽人辟之注見兩賢相隨彌益恭也今人讀此段直如親立季氏之庭親見當時之事注文尤得其要領云

左傳有害理處

左傳議論遣辭頗有害理者以文章富豔之故後人一切不復言今略疏數端以箴其失

傳云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杜
氏謂不復專任鄭伯也周公閱與王孫蘇爭
政王叛王孫蘇杜氏曰叛者不與也夫以君
之與臣而言貳於叛豈理也哉晉平戎於王
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
服曰昔盟而欺大國不義晉范吉射趙鞅交
兵劉氏范氏世為昏姻養弘事劉文公故周
與范氏趙鞅以為討夫以天子之使出聘侯
國而言拜成謂周於晉為欺大國諸侯之卿
跋扈於天子而言討皆於名分為不正其他
如晉邢侯殺叔魚兄叔向數其惡而尸
諸市其於兄弟之誼為弗篤矣而託仲尼之
語云殺親益榮杜氏又謂榮名益已以弟陳
尸為兄榮尤為失也

夫人宗女請受

戚里宗婦封郡國大夫人宗女封郡縣主皆
有月俸錢米春冬綃綿其數甚多嘉祐禄令
所不備載頃見張掄娶仲儡女封遂安縣主

月入近百千内人請給除糧料院幫勘左藏
庫所支之外内帑又有添給外庭不復得知
因記熙寧初
神宗與王安石言今財賦非不多但用不節
何由給足宮中一私身之奉有及八十貫者
嫁一公主至用七十萬緡況貴妃料錢月八
百貫閒
太宗時宮人惟繫皂紬襜
元德皇后嘗以金線綠幨而怒其奢
仁宗初定公主俸料以問獻穆太主再三始
言其初僅得五貫耳異時中官月有止七百
錢者禮與其奢寧儉自是美事也一時旨意
如此不聞奉行以今度之何止百十倍也

蜀茶法

蜀道諸司惟茶馬一臺最為富盛茶之課利
多寡與夫民間利疫它邦無由可知予記東
坡集有送周朝議守漢州詩云茶為西南病
吐俗記二李何人折其鋒矯矯六君子注二

李杞與稷也六君子謂思道與姪正孺張永徽吴醇翁吕元鈞宋文輔也初熙寧七年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經畫買茶以蒲宗閔同領其事蜀之茶園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錢三百折絹一匹三百二十折紬一匹十錢折綿一兩二錢折草一圍凡稅額總三十萬杞務設官塲歲增息為四十萬其輸受之際往往壓其斤重侵其加直杞以疾去都官郎中劉佐體量多其條畫於是宗閔

乃議民茶息收十之三盡賣於官塲蜀茶盡榷民始病矣知彭州吕陶言天下茶法既通蜀中獨行禁榷況川峽四路所出茶貨比方東南諸處十不及一諸路既許通商兩川却為禁地虧損治體莫甚於斯且盡榷民茶隨買隨賣或今日買十千明日却作十三千賣之比至歲終不可勝算豈止三分而已佐杞宗閔作為敝法以困西南生聚佐坐罷去以國子博士李稷代之陶亦得罪侍御史周尹

復極論榷茶為害罷為湖北提點刑獄利路
漕臣張宗諤張升卿復建議廢茶場司依舊
通商稅劾其疎謬皆坐貶秩茶場司行劄子
督綿州彰明縣知縣宋大章繳奏以為非所
當用稅又詆其賣直釣奇坐衝替一歲之間
通課利及息耗至七十六萬緡有奇詔録李
杞前勞而官其子後稷死於永樂城其代陸
司閫言其治茶五年獲淨息四百二十八萬
緡詔賜田十頃凡上所書皆見於
國史坡公所稱思道乃周尹永徽乃二張之
一元鈞乃呂陶文輔乃大章也正獜醇翁之
事不著

判府知府

國朝著令僕射宣徽使使相知州府者為判
其後改僕射為特進官稱如昔時唯章子厚
罷相守越制詞結尾云依前特進知越州雖
曰黜典亦學士院之誤同時執政蔣頴叔以
手簡與之猶呼云判府而章質夫只云知府

蓋從其實予所藏名公法書冊有之吾鄉彭公器資有遺墨一帖不知與何人其辭曰某頃首知郡相公閣下是必知州者故亦不以府字借稱今世蕞爾小壘區區一朝官承乏作守吏民稱為判府彼固偃然居之不疑風俗淳澆之異一至於此

歌扇舞衣

唐李義有詩云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衣同時人張懷慶竊為已作各增兩字云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致有生吞活剝之誚予又見劉希夷代閨人春日一聯云池月憐歌扇山雲愛舞衣絶相似杜老亦云江清歌扇底野曠舞衣前儲光羲云竹吹留歌扇蓮香入舞衣然則唐詩人好以歌扇舞衣為對也

官會折閱

官會子之作始於紹興三十年錢端禮為戶部侍郎委徽州創樣撩造紙五十萬邊副皆

不翦裁初以分數給朝士俸而於市肆要鬧
處置五場薈見錢收換每一千別輸錢十以
為吏卒用商賈入納外郡綱運悉同見錢無
欠數陪償及脚乘之費公私便之既而印造
益多而實錢浸少至於十而損一未及十年
壽皇念其弗便出內庫銀二百萬兩售於市
以錢易楮焚弃之僅解一時之急時乾道三
年也淳熙十二年邁自婺召還見臨安人揭

小帖以七百五十錢兌一楮因入對言之喜
其復行
天語云此事惟卿知之朕以會子之故幾乎
十年睡不著然是後曩弊有生且僞造者所
在有之及其敗獲又未嘗正治其誅故行用
愈輕迨慶元乙卯多換六百二十朝廷以為
憂詔江浙諸道必以七百七十錢買楮弊一
道此意固善而不深思用錢易紙非有徼利
誰肯為之因記崇寧四年有旨在京市户市

商人交子凡一千許損至九百五十外路九
百七十得貿鬻如法毋得輒損頓增價者聽
蓋有所贏縮則可通行此理固易晓也

飛鄰望鄰

自古所謂四鄰蓋指東西南北四者而言耳
然貪雲害民者一切肆其私心元豐以後州
縣榷賣坊場而收淨息以募役行之浸久弊
從而生往往鬻其抵產抑配四鄰四鄰貧乏
則敗及飛鄰望鄰之家不復問遠近必得償
乃止飛鄰望鄰之說誠所未聞元祐元年殿
中侍御史呂陶奏疏論之雖嘗暫革至紹聖
又復然

衙參之禮

今監司郡守初上事既受官吏參謁至晡時
僚屬復伺於客次昏吏列立迓下通刺曰衙
以聽進退之命如是者三日如主人免此禮
則翌旦又通謝刺此禮之起不知何時唐岑
參為虢州上佐有一詩題為衙郡守還其辭

曰世事何反覆一身難可料頭白翻折腰還
身私自笑所嗟無產業妻子嫌不調五斗米
留人東溪憶垂釣然則由來久矣韓詩曰如
今便別官長去直到新年衙日來疑是謂月
二日也

內職命詞

內庭婦職遷敘皆出中旨至中書命詞如尚書內省官固知其為長年習事如司字典字掌字知其為主守之長少爵列之崇庫無由微者至於紅紫霞帔郡國夫人則其年齡之長少爵列之崇庫無由可以測度紹興二十八年九月仲兄以左史直前奏事時兼權中書舍人高宗聖訓云有一事待與卿說昨有宮人宮

正者封夫人乃宮中管事人六十餘歲非是
嬪御恐卿不知兄奏云係王剛中行詞剛中
除蜀帥係臣書黃容臣別撰入上頷首後四
郡張夫人告詞既得聖旨即時傳旨三省欽
日經遼留身奏事奏言前日面蒙宣諭永嘉
別撰進昨日宰臣傳聖旨令不須別撰上曰
乃皇后閤中老管事人今六十六歲宮正乃
執事者昨日宰執奏欽換告亦無妨礙不須
別進今已年老多病但欽得稱呼耳蓋昨訓

詞中稱其容色云

蔡京除吏

唐天寶之季楊國忠以右相兼吏部尚書大
集選人注擬於私第故事注官訖過門下侍
中給事中國忠呼左相陳希烈於座偶時改侍中為左相給事中在列曰既對注擬過門下了矣
吏部侍郎二人與郎官同咨事趨走於前國
忠誇謂諸妹曰兩箇紫袍主事何如史策書
此以見國忠顓政專擅也然猶令侍中給事

同坐以明非矯若蔡京之盜弄威柄則又過之政和中以太師領三省事得治事于家第下以開府在經遮嘗挾所親將仕郎吳說往見坐于便室設一卓陳筆硯置玉版紙閣三寸者數十片于上下言常州教授某人之淹滯曰自初登科作教官今已朝奉郎尚未脫故職京問何以處之下曰須與一提擧學事字而缺其路仍一紙書其姓名及提擧某家極貧非得俸入優孚顧曰要何處下曰其家才還舍具以告昂門下侍郎薛昂因館其家才還舍具以告昂門下侍郎薛昂因館其家才還舍具以告昂門下侍郎薛昂因館

歎所見除目之迅速昂曰此三者已節次書
黃矣始知國忠猶落第二義也

題先聖廟詩

兗州先聖廟壁嘗有題詩者云靈光殿古生
秋草曲阜城荒噪晚鴉惟有孔林殘照日至
今猶屬仲尼家不顯姓名頗為士大夫傳誦
予頃在福州於呂虛已處見邵武上官校書
詩一冊內一篇題為洲州西行州州西者蓋京所
居處也注云靖康元年作時京謫湖湘子孫

分竄外郡所居第摧毀索寞殆無人跡故為
古調以傷之凡三十餘韻今但記其末聯云
君不見喬木參天獨樂園至今仍是溫公宅
其意甚與前相類紹興二十五年冬秦檜死
空其賜宅明年開河役夫葺泥土堆于墻下
天台士人左君作詩云格天閣在人何在偃
月堂深恨亦深不見洛陽圖白髮但知鄒鳩
積黃金直言動便遭羅織舉目寧知有照臨
炙手附炎俱不見可憐泥滓滿墻陰語雖紀

實然太露筋骨不若前兩章渾成也左頗有才最善譖二十八年楊和王之子偰除權工部侍郎時張循王之子子顏子正皆帶集英脩撰且進待制矣會葉審言自侍御史楊元老自給事中徙為吏部兵侍郎盖以繳論之故左用歇後語作絶句曰木易已為工部侍弓長肯作集英脩如今臺省無楊葉滕犬超陞卒未休左居西湖上好事請謁人或畏其口後竟終於布衣

季文子魏獻公

擬人必於其倫後世之說也古人則不然魯季文子出一莒僕而歷引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曰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晉魏獻子為政以其子戊為梗陽大夫謂成鱄曰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鱄誦大雅文王克明克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比于文王之句而以為九德不愆勤施無私曰類

擇善而從之曰比言主之舉也近文德矣且
季孫行父之視舜魏舒之視文王何啻天壤
之不侔而行父以自比舒受人之諛不以為
嫌乃知孟子所謂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
也有為者亦若是非過論也

尊崇聖字

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為
尊崇雖詩書禮經所載亦然也書稱堯舜之
德但曰聰明文思濬哲文明温恭
允塞至益之對舜始有乃聖乃神之語洪範
睿作聖與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同
列於五事其究但曰聖時風若咎證至以豪
為對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則以狂
克而已左傳八愷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周官
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皆混於諸字中子了無
或艾蓋與五事略同人之齊聖不過飲酒温
否則以聖與否為對也下文或肅或謀或哲
與聖為善惡之對也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

所異以故魯以臧文仲為聖人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而孟子以為否

媵字訓

媵之義為送春秋所書晉人衛人来媵皆送女也楚辭九章云波滔滔兮来迎魚鱗鱗兮媵予其義亦同周易咸卦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釋文云滕達也九家皆作乘而鄭康成虞翻作媵而亦訓為送云

周禮奇字

六經用字固亦間有奇古者然唯周禮一書獨多予謂前賢以為此書出於劉歆歆常從楊子雲學作奇字故用以入經如法為灋柄為枋邪為衷美為媺呼為嘑拜為㩜韶為磬愮為傀暴為虣擉為簎風為飌鮮為鱻槁為薧螺為蠃牌為蠯魚為鱉埋為貍吹為歠陔為祴暗為韽析為櫜探為撢翅為翨摘為哲駭為駴擊為轚辜為橭掬為輂冪為榠藻為藻昊為戾叩為攽艱為囏魅為鬽與夫庮皫

胖鱐齍眡劀酏㮚臡箈鬻柶緆䶊爂槷朄之類皆它經鮮用予前已書之而不詳悉若考工記之字又不可勝載也

大禹之書

夏書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其前三章是也禹之謨訓捨虞夏二書外它無所載漢藝文志雜家者流有大命三十七篇云傳言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命古禹字也意必依傚而作之者然亦周漢間人所為今寂而無傳亦可惜也

隨巢胡非子

漢書藝文志墨家者流有隨巢子六篇胡非子三篇皆云墨習弟子也二書今不復存馬揔意林所述各有一卷隨巢之言曰大聖之行兼愛萬民踈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又有鬼神賢於聖人之論其於兼愛明鬼為墨之徒可知胡非之言曰勇有五等負長劒

赴榛薄折兕豹搏熊羆此獵徒之勇也負長劒赴深淵折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勇也登高危之上鵠立四望顏色不變此陶岳之勇也剽必刺視必殺此五刑之勇也齊威公以魯為南境魯憂之曹劌匹夫之士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其說亦卑陬無過人處

別國方言

今世所傳揚子雲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別國方言凡三十卷郭璞序而解之其末又有漢成帝時劉子駿與雄書徵取方言及雄荅書以予考之殆非也雄自序所為文漢史本傳但云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奠箴作州箴賦莫深於相如作四賦雄平生所為文盡於是矣初無所謂方言漢藝文志小學有訓纂一篇儒家有雄所序三十八篇注云太玄十九法

言十三樂四箴二雜賦有雄賦十二篇亦不載方言觀其荅劉子駿書稱蜀人嚴君平案君平本姓莊漢顯宗諱莊始改曰嚴法言所稱蜀莊沈冥蜀莊之才之珎吾珍莊也皆是本字何獨至此書而曰嚴又子駿只從之求書而荅云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則縊死以從命也何至是哉既云成帝時子駿與雄書而其中乃云孝成皇帝反覆牴牾又書稱汝頴之間先漢人無此語也必漢魏之際好事者為之云

縱史

史記衡山王傳日夜從容王密謀反事漢書傳云日夜縱史王謀反事如淳曰史讀曰勇縱史猶言勉強也顏師古曰縱音子勇反縱史謂奬勸也楊雄方言云食閻慫慂（音與上同）勸也南楚凡已不欲喜而旁人說之不欲怒而旁人怒之謂之食閻亦謂之慫慂今禮部韻畧收入漢注皆不引用

摠持寺唐勅牒

唐世符帖文書今存者亦少隆興府城内摠持寺有一碑其前一紙乾符三年洪州都督府牒僧仲暹次一紙中和五年監軍使帖僧神遇第三紙光啓三年十一月中書門下牒江西觀察使其後列銜者二十四人曰中書侍郎兼兵部尚書平章事杜讓能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孔緯此後檢校左僕射一人檢校司空二人檢校司徒八人檢校太保三人檢校太傅同一人檢校太尉三人檢校太師一人皆帶平章事著姓太保兼侍中昭度不書帝字檢校太師兼侍中一人太師兼中書令一人皆不著姓捨杜孔帝三正相之外餘皆小書使字蓋使相也後又有節度使鍾傳兩牒字畫端勁有法如士人札翰今時臺省吏文不能及也嘉祐二年雒陽人職方員外郎李上交來滕章東湖見所藏貞蹟為辨之云二十一人者乃張濬朱玫李福李可

舉李罕之陳敬瑄王處存王徽曹誠李康威
李茂正王重榮楊守亮王鎔樂彥禎朱全忠
張全義拓拔思恭時溥王鐸高駢也而注云
見僖宗紀及實録以予考之自三相及柘拔
樂彥禎時溥張濬朱全忠李茂正諸人外如
李克用朱瑄王行瑜李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
朱玫王鐸王重榮李福皆已死所謂太師中
書令者史策不載唯陳敬瑄檢校此官而蕪
中令最後者其是歟它皆不復可究質矣

禁旅遷補

國朝宿衛禁旅遷補之制以歲月功次而遞
進者謂之排連大禮後次年殿庭較藝乘輿
臨軒曰推桀子其歲滿當去者隨其本資高
者以正任團練使刺史補外州總管黔轄小
者得州郡監當留者於軍職內陞補謂之轉
員唯推桀之日以疾不赴赴者為害甚重紹
興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對時將有使
事與上介張才甫同飯於皇城司有一老兵

幞頭執黑杖子拜辭皇城幹辦官劉知閤泣涕哽噎劉亦為惻然予問其故兵以杖相示滿其上皆揭記士卒姓名營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軍都指揮使魯立戰功積官至遥郡團練使今年蒲當出職若御前呈試了便得正任使名而為近郡總管不幸小疾遂遭揀汰只可降移外藩將校在身官位一切除落方伏事州都監聽管營部轄三十年勤勞一旦如掃薄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勤息憐之案崇寧四年有詔諸班直嘗備宿衛病告滿尚可療者殿前指揮使補外牢城指揮使蓋舊法也

六言詩難工

唐張繼詩今人所傳者唯楓橋夜泊一篇荆公詩選亦但別有兩首樂府有塞孤一篇而皇甫冉集中載其所寄六言曰京口情人別久揚州估客來疎潮至潯陽回去相思無處通書冉酬之而序言懿孫子之舊好祇役武

昌有六言詩見憶今以七言裁荅蓋拙於事者繁而費冉之意以六言為難工故衍六為七然自有三章曰江上年年春草津頭日日人行借問山陰遠近猶聞薄暮鍾聲水流絶澗終日草長深山暮雲犬吠鷄鳴幾處條桑種杏何人門外水流何處天邊樹統誰家山絶東西多少朝朝幾度雲遮皆清絶可畫非拙而不能也予編唐人絶句七言七千五百得首五言二千五百首合為萬首而六言不滿四十信乎其難也

杯水救車薪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如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予讀文子其書有雲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堰不能塞一河文子周平王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於此

詘一人之下

蕭何諫高祖受漢王之封曰夫能詘於一人之下而信於萬乘之上者湯武是也六韜云文王在岐召太公曰吾地小太公曰天下有衆賢者食之天下有民賢者牧之屈於一人之下則申於萬人之上唯聖人能為之然則蕭何之言其出於此而漢書注釋諸家皆不曾引證

秦漢重縣令客

秦漢之時郡守縣令之權極重雖一令之徵

能生死人故為之賓客者邑人不敢不敬單父人呂公善沛令辟仇從之客沛中豪桀吏聞令有重客皆往賀謂以禮物相慶也司馬相如游梁歸蜀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来過之舍於都亭臨邛富人卓王孫程鄭相謂曰令有貴客為具召之并召令相如竊王孫女弟諸公更謂王孫曰長卿人材足依且又令歸成都以貧困復如臨邛王孫杜門不出昆客柰何相辱如此注云言縣令之客不可以

辱也是時為令客者如此今士大夫為守令故人往見者雖未必皆賢豈復豪此禮敬稍或戾於法制微有干託其累主人必矣

之字訓變

漢高祖諱邦荀悅云之字曰國惠帝諱盈之字曰滿謂臣下所避以相代也蓋之字之義訓變左傳周史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謂觀六四變而為否也佗皆倣此

蹇氏父子

蹇周輔立江西福建茶法以害兩路其子序辰在紹聖中乞編類元祐章疏案牘人為一帙置在二府由是搢紳之禍無一得脫此猶未足言及居元符遏密中肆音樂自娛後守蘇州以

天寧節與其父忌日同輒於前一日設宴及節日不張樂其無人臣之義如是蓋舉世未

聞也

神臂弓

神臂弓出於弩遺法古未有也熙寧元年民李宏始獻之入内副都知張若水方受旨料簡弓弩取以進其法以檞木為身檀為稍鐵為鐙子鎗頭銅為馬面牙發麻繩札絲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長二尺有五寸箭木羽長數寸射二百四十餘步入榆木半笴神宗閱試甚善之於是行用而他弓矢弗能及紹興五年韓世忠又侈大其制更名克敵弓以與金虜戰大獲勝捷十二年詞科試曰主司出克敵弓銘為題云

勅令格式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勅令格式神宗聖訓曰禁於未然之謂勅禁於已然之謂令設於此以待彼之至謂之格設於此使彼效之謂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例以下至斷獄十有二門麗刑名輕重者皆為勅自

品官以下至斷獄三十五門約束禁止者皆為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釐之給有等給高下者皆為格表奏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為式元豐編勑用此後來雖數有修定然大體悉循用之今假寧一門實載於格而公私文書行移竝名為式假則非也

顏魯公戲吟

陶淵明作閑情賦寄意女色蕭綂以為白玉微瑕宋廣平作梅花賦皮日休以為鐵心石腸人而亦風流艷冶如此顏魯公集有七言聯句四絶其目曰大言樂語嚘語醉語醉於樂語云苦河既濟眞僧喜新知滿坐笑相視咸客歸来見妻子學生放假偷向市嚘語云拈餽飩指不知休欲炙侍立涎交流過屠大嚼肯知羞食店門外強淹留醉語云逢糟遇麴便酩酊覆車墜馬皆不醒倒著接羅髮垂領狂心亂語無人竝以公之剛介守正而作是

詩豈非以文滑稽乎然語意平常無可咀嚼
予疑非公詩也

紀年用先代名

唐德宗以建中興元之亂思太宗正觀明皇
開元為不可跋及故改年為正元各取一字
以法象之

高宗建炎之元欲法建隆而下字無所本
孝宗以来始一切用正元故事隆興以建隆
紹興乾道以乾德至道淳熙以淳化雍熙紹
熙以紹興淳熙慶元以慶曆元祐也

中舍

官制未改之前初升朝官有出身人為太子
中允無出身人為太子中舍皆令通直郎也
近時士大夫或不能曉乃稱中書舍人曰中
舍殊可笑云蘇子美在進奏院會館職有中
舍者欲預席子美曰樂中既無箏琶篳篥笛坐
上安有國舍虞比國謂國子博士舍謂中舍
虞謂虞部比謂比部員外郎中皆任子官也

多赦長惡

熙寧七年旱
神宗欲降赦時已兩赦矣王安石曰湯旱以
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若一歲三赦是政不
節非所以弭災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論務與
衆異獨此說為至公近者六年之間再行覃
沛婺州富人盧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僕
之居為僕父子四人所執投寘杵臼內搗碎
其軀為肉泥既鞫治成獄而遇已酉赦恩獲
免至復登盧氏之門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
莊收穀茲事可為寃憤而州郡失於奏論紹
熙甲寅歲至於四赦凶盜殺人一切不死惠
姦長惡何補於治哉

奏讞疑獄

州郡疑獄許奏讞蓋朝廷之仁恩然不問所
犯重輕及情理蠹害一切縱之則為壞法耿
延年提點江東刑獄專務全活死囚其用心
固善然南康婦人謀殺其夫甚明曲貸其命

累勘官翻以失入被罪予守贛一將兵逃至
外邑殺村民於深林民兄後知之畏申官之
費即焚其尸事發係獄以殺時無證尸不經
驗奏裁刑寺輒定為斷配予持勑不下復奏
論之未下而此兵死於獄因記元豐中宣州
民葉元以同居兄亂其妻而殺之又殺兄子
而彊其父與嫂約契不訟於官鄰里發其事
州以情理可憫為上請審刑院奏欲貸
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姦亂之事特出於葉元
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雖為無知抵冒法
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愛既殺其兄仍戕
其姪又罔其父背逆天理傷敗人倫宜以毆
兄至死律論此旨可謂至明矣

醫職冗濫

神宗董正治官立醫官額止於四員又宣和
中自和安大夫至翰林醫官凡一百十七人
直局至祇候凡九十七人冗濫如此三
年五月始詔大夫以二十員郎以三十員醫

効至祇候以三百人為額而額外人免改正
但不許作官户見帶遥郡人並依元豊舊制
然竟不能循守也乾道三年正月隨龍醫官
平和大夫階州團練使潘攸差判太醫局請
給依能誠例支破邊時在西掖取會能誠全
支本色因依誠係和安大夫潭州觀察使月
請米麥百餘碩錢数百千春冬綿絹之屬比
他一十倍因上章極論之乞将攸合得請給
令户部照條支破

孝宗聖諭云豈惟潘攸不合得并能誠亦合
住了卽日
御筆批依仍改正能誠已得眞奉之旨旋又
罷醫官局

切脚語

世人語音有以切脚而稱者亦間見之於書
史中如以蓬為勃籠槃為勃闌鐸為突落叵
為不可團為突欒鉦為丁寧頂為滴顙角為
矻落浦為勃盧精為即零螳為突郎諸為之

手旁為步廊茨為蒺藜圈為屈攣錮為骨露
窠為窟駝是也

唐世辟寮佐有詞

唐世節度觀察諸史辟置僚佐以至州郡差
椽屬牒語皆用四六大略如告詞李商隱樊
南甲乙集顧雲編稾羅隱湘南雜稾皆有之
故韓文公送石洪赴河陽幕府序云撰書辭
具馬幣李肇國史補載崖州差故相韋執誼
攝軍事衙推亦有其文非若今時只以吏牘
行遣也錢武肅在鎮牒鍾廷翰攝安吉主簿
云勑淮南鎮海鎮東等軍節度使牒將仕郎
試祕書省校書郎鍾廷翰牒奉處分前件官
儒素修身早昇官緒寓居霅水累歷星霜克
循廉謹之規備顯温恭之道今者願求録用
特論掄材安吉屬城印曹闕吏俾其差攝勉
効公方儻聞佐理之能豈恡超昇之奬事須
差攝安吉縣主簿牒舉者故牒貞明二年三
月日牒後銜云使尚父守尚書令吳越王押

此牒今藏於王順伯家其字畫端嚴有法其文則掌書記所撰殊為不工但印記不存矣謂主簿為印曹亦佳

高子允謁剌

王順伯藏昔賢墨帖至多其一曰高子允諸公謁剌凡十六人時公美徐振甫余中龔深父元耆寧秦少游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司馬公休李成季葉志遠黃道夫廖明略彭器資陳祥道皆元祐四年朝士唯器資為中書舍人餘皆館職其剌字或書官職或書郡里或稱姓名或只稱名既手書之又斥主人之字且有同舍尊兄之目風流氣味宛然可端拜非若後之士大夫一付筆吏也蔡忠惠公帖亦有其二一曰襄奉猴子石兄赴居殆旦謹謁一曰襄別洪州少卿學士蓋又在前帖三十年之先也

蔡君謨書碑

歐陽公作蔡君謨墓誌云公工於書畫頗自

惜不妄與人書
仁宗尤愛稱之御製元勇隴西王碑文詔公
書之其後命學士撰
温成皇后碑文又勑公書則辭不肯曰此待
詔職也
國史傳所載蓋用其語比見蔡與歐陽一帖
云鼐者侍(得)陛下清光時有天旨令寫御撰碑
文宮寺題牓至有勲德之家干請朝廷出勑
令書褒謂近世書寫碑誌則有資利若朝廷
之命則有司存焉待詔其職也今與待詔爭
利其可乎力辭乃已蓋辭其可辭其不可辭
者不辭也然後知蔡公之旨意如此雖勲德
之家請於朝出勑令書者亦辭之不止一温
成碑而已其清介有守後世或未知之故載
於此

楊浚父子

唐楊浚為人和厚恭謹哀帝時自吏部侍郎
拜相時朱全忠擅國浚聞當為相與家人相

泣謂其子凝式曰此吾家之不幸也必為汝累後二年全忠篡逆誅為押傳國寶使凝式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況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柰千載何盍辭之誅大駭曰汝滅吾族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此一楊誅也方其且相則對其子有不幸之語及持國寶與逆賊則駭其子勸止之請一何前後之不相侔也鄙夫患失又懲白馬之禍喪其良心甘入六臣之列其子

蓋也甚矣凝式病其父失節託於心疾歷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亦賢乎哉

佛胷卍字

法苑珠林叙佛之初生云開卍字於胷前躡平輪於足下又占相部云如來至真常於胷前自然卍字大人相者乃往古世蠲除穢濁不善行故乎於夷堅丁志中載蔡京胷字言京死後四十二年遷葬皮肉消化已盡獨心胷上隱起一卍字高二分許如鐫刻所就正

與此同以大姦誤國之人而有此祥誠不可
曉也豈非天崩地拆造化定數故產此異物
以為宗社之禍也

蘇渙詩

杜子美贈蘇渙詩序云蘇大侍御渙靜者也
旅寓于江側凡是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絶
久矣肯與江浦忽訪老夫請誦近詩肯吟數
首才力素壯詞句動人涌思雷出書篋几杖
之外啟啟留金石聲賦八韻記異亦記老夫

傾倒於蘇至矣詩有再聞誦新作突過黃初
詩之語又有一篇寄裴道州并呈蘇渙侍郎
云附書與裴因示於蘇此生已嫗須人扶致君
堯舜付公等早擾要路思捐軀其褒重之如
此唐藝文志有渙詩一卷云渙少喜剽盜善
用白弩巴蜀商人苦之稱白跖以比莊蹻後
折節讀書進之及第湖南崔瓘辟從事繼走
交廣與哥舒晃反伏誅然則非所謂靜隱者
也渙在廣州作變律詩十九首上廣府帥其

一曰養蠶為素絲葉盡蠶不老頃筐對空床
此意向誰道一女不得織萬夫受其寒一夫
不得意四海行路難禍亦不在大禍一不在
先世路險孟門吾徒當勉旃其二曰毒蜂一
巢成高掛惡木枝行人百步外目斷魂為飛
長安大道邊挾彈誰家兒手持黃金丸引滿
無所疑一中紛下來勢若風雨隨身如萬箭
攢宛轉送所之徒有疾惡心柰何不知機讀
此二詩可以知其人矣杜贈渙詩名為記異

語意不與它等厥有旨哉

歲後八日

東方朔占書歲後八日一為雞二為犬三為
豕四為羊五為牛六為馬七為人八為穀謂
其日晴則所主之物育陰則災杜詩云元日
到人日未有不陰晴時用此也八日為穀所係
尤重而人罕知者故書之

門為閨焉

左氏傳好用門為字如晉侯圍曹門焉齊侯

圖龍盧浦就甦門焉吳伐巢吳子門焉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及蔡公孫翩以兩矢門之門于師之梁門于陽州之類皆奇詭之語也然公羊傳云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又入其閨則無人閨焉及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傑出有味何休注堂無人焉之下曰但言焉絶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焉者休之學可謂精切能盡立言之深意

郡縣主墳官

本朝宗室袒免親女出嫁如墳係白身人得文解者為將仕郎否則承節承信郎妻雖死夫為官如故案唐正元中故懷澤縣主墳檢校贊善大夫寶克紹狀言臣頃以國親超受寵禄及縣主薨逝臣官遂停臣陪位出身未授檢校官自有本官伏乞宣付所司許取前銜婺州司户參軍隨例調集詔許赴集仍委所司比類前任正員官依資注擬自今已後郡縣主墳除丁憂外有曾任正員官停檢校

官俸料後者準此處分乃知堦官不停者恩
厚於唐世多矣紹興中高士轟尚僞福國長
公主至觀察使及公主事發誅死猶得故官
可謂優渥

樂府詩引喻

自齊梁以来詩人作樂府子夜四時歌之類
每以前句比興引喻而後句實言以證之至
唐張祐李商隱温庭筠陸龜蒙亦多此體或
四句皆然今略書十數聯于策其四句者如

高山種芙蓉復經黃蘗塢未得一蓮時流離
嬰辛苦窻外山魈立知渠腳不多三更機底
下模著是誰梭淮上能無兩回頭總是情蒲
帆渾未織爭得一歡成其兩句者如風吹荷
葉動無夜不搖蓮空織無經緯求匹理自難
園綦燒敗襖著子故依然理絲入殘機何悟
不成匹攔門不安橫無復相関意黃蘗向春
生苦心日日長明燈照空局悠然未有期玉
作彈棋局中心最不平剪刀橫眼底方覺淚

難裁中劈庭前棗教郎見赤心千尋葶藶枝
爭柰長長苦愁見蜘蛛織尋思直到明雙燈
俱暗盡柰許兩無由三更書石闕憶子夜啼
悲芙蓉腹裏萎憐汝從心起朝看暮牛跡知
是宿啼痕梳頭入黃泉分作兩死計石闕生
口中銜悲不能語桑蚕不作繭晝夜長懸絲
皆是也龜蒙又有風人詩四首云十萬全師
出遙知正憶君一心如瑞麥長作兩岐分破
蘖供朝爨須至是苦辛曉天窺落宿誰識獨

醒人旦日思雙屨明時頤早諧冊青傳四瀆
難寫是秋懷聞道更新幟多應廢舊期征衣
無伴搗獨處自然悲皮日休和其三章云刻
石書離恨因成別後悲莫言春蠒薄猶有萬
重思鏤出容刀飾親逢巧笑難日中騷客珮
爭柰即闌干江上秋聲起從來浪得名逆風
猶挂席苦不會凡情劉采春所唱云不是厨
中串爭知炙裏心井邊銀釧落展轉恨還深
簳蠟為紅蠋情知不自由細絲斜結網爭柰

眼相鈎尤為明白七言亦間有之如東邉日出西邉雨道是無情又有情玲瓏骰子安紅豆入骨相思知也無合勸桃核真堪恨裹許元来別有人是也近世鄙詞如一落索数闋蓋効此格語意亦新工恨太俗耳然非才士不能為世傳東坡一絶句云蓮子擘開須見薏揪柸着盡更無棋破衫却有重縫處一飯何曾忘却匙蓋是文與意竝見一句中又非前比也集中不載